五秩丹江渡　一脉商山情

★谢喆敏

接到母校五十周年校庆邀约时，我刚结束一天的工作。透过窗户，夕阳斜斜地铺在走廊尽头，恍惚间竟像极了商洛的傍晚，夕阳照进教学楼的走廊，那是做完一天实验抬头一瞬最好的慰藉，无比温柔。

十八岁那年，我拖着行李箱奔赴商洛学院，火车穿行秦岭隧道，光影明明灭灭，像一卷断续的旧胶片。踏出车门的一瞬，丹江水汽裹挟山间草木的清冽扑面而来，我站在那儿，自觉是一粒随风飘落的种子，落进了这片青山碧水间。那时我尚不知，这座藏在秦岭腹地的小城与四年校园岁月，会成为我一生最厚重的底色。

商院不大，从宿舍到教学楼不过十余分钟，从北新街走到丹江边也只需二十分钟；可它又极大，宽阔的蓝天由秦岭脊梁撑起，装得下玉兰满枝、银杏铺径，也装得下少年心事与滚烫理想。春日校园玉兰盛放，雪白似落满枝头碎雪；深秋银杏铺满小路，脚步碾过，尽是季节私语。我总爱在傍晚沿丹江漫步，落日把江面熔成铜镜，远山一层淡过一层，慢慢融进暮色。丹水悠悠绕小城，青山不语自分明。少年心事如云影，半在枝头半月明。山水包容了十八岁所有懵懂柔软，也悄悄埋下温柔向善的种子。

大一那年，我穿上红马甲，加入青年志愿者协会。一腔热忱驱使我奔赴城市各处被忽略的角落：儿童福利院、特教学校、乡间敬老院。我永远记得商洛市特殊教育学校那个听力障碍的小男孩，他拼尽全力含糊地喊出“姐姐”，拉着我展示笔下浓烈绚烂的画作，纸上一句感谢，感叹号反复描摹了三遍；也忘不了敬老院里枯瘦却温热的掌心，老奶奶絮絮诉说过往，窗外梧桐叶一片接一片轻轻飘落……第二年，我从奔赴善意的人，变成聚拢微光的人。策划活动、对接机构、带领新人，日日忙碌如旋转的陀螺，却甘之如饴。我渐渐懂得，一人善意只是豆烛星火，万千热忱相拥，便能点亮整片长夜。活动结束的秋夜，悬铃木落叶追着我们奔走，望着身边一张张疲惫却含笑的脸庞，我在心里写下：不言山海远，一顾一灯明。愿作微光在，长照夜行程。红马甲承载的温柔与担当，是母校赠予我最柔软的一课。

如果说志愿服务温暖了我的心性，那么专业学习则磨砺了我的筋骨。我所学的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，初入学时连专业名称都难以完整念出。但第一课老师的话语，我铭记至今：“我们专业，是教大家把旁人眼中的废料，转化成可用的资源。”几年实验室光阴，滴定管缓缓变色，球磨机不停歇运转，实验报告写满密密麻麻的数据。无数个深夜，灯火长明，老师们陪着我们推敲逻辑、寻找方法。一次实验失败后我满心沮丧，导师刘璇温和地开导：“做科研不怕失败，多试几次，总能找到问题。”这句话，在后来的读研遇阻、工作逢难时，总予我沉下心攻坚克难的底气。校训“博闻强志、正道直行”从不高悬于口号，而是藏在每一次严谨的实验、每一回踏实的求索里。

本科毕业后，我继续读研深造。终日与仪器、材料相伴，可本科时处理数据、设计实验的经验，以及导师的教诲，始终辅助着我前行。也是在那些瞬间我才恍然明白，人与人、人与时间从不是短暂相逢，而是长久沉淀。校园四年，实验教会我严谨细致，志愿教会我温柔共情，秦岭山水教会我沉静包容，它们共同长成了独属于我的人生底色。

母校自1976年扎根秦岭，栉风沐雨五十载，从师范专科走到综合本科，如今开启研究生教育，五秩芳华，风华正茂。每年看到母校的招生视频，新楼拔地而起，新式实验室落地生根，化学工程与现代材料学院涌现出许多新面孔，各类奖项层出不穷，尽是欣欣向荣。可不变的是秦岭温柔的轮廓，丹江不息的晚风，路旁岁岁生长的草木。一届届学子从这里出发，奔赴各行各业，以各自的人生，成为母校半世纪校史里细碎却鲜活的注脚。

七载求学，两年职场，身份几经更迭，刻在骨血里的品质从未更改。如今我奔赴新的岗位，依旧恪守踏实求证、诚恳待人的准则——那是商院赠予我行走世间最珍贵的底气，是我人生第一块坚实的基座，沉默厚重，不事张扬，却始终稳稳托举我，让我看得更远、走得更稳。

五十弦歌流转，秦岭长风不息。感念母校四年滋养，感念师长谆谆教诲，感念那照进的余晖，丹江边吹过的晚风。愿母校岁岁桃李芬芳，薪火永续滚烫；而我亦会带着此间习得的踏实与热忱，不负母校培育，不负少年来时初心。

（作者系我校2017级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校友）

风雨兼程五十载·文艺特件

麦田与实验室

——我与商洛学院的两代情缘

★于　艳

2026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。校园里那几株老玉兰又开出一树繁花，洁白的花瓣落在博学路两侧，落在往来学子的肩头。站在商洛学院西门口望着这番景象，我忽然意识到，自己与这片土地的血脉相连，已经整整四十一年了。而我的母校、我的家——商洛学院，也即将迎来她的五十岁华诞。

我是这所校园里土生土长的孩子。1984年，我出生时，父亲于浩世是陕西省商洛农业学校的农学教师，一位把35年最珍贵的年华全部交付给了小麦育种事业的农业科技工作者。这所农校历史悠久，1959年便扎根于商山洛水之间，此后又先后并入水利、林业技术学校，汇聚了多支专业力量，成为秦岭深处培养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摇篮。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父亲的人生字典中，似乎只有“小麦”两个字。春天的早晨，父亲会牵着我的手走过麦田，教我从千万株麦苗中辨认出那些穗头大、叶片挺直的优良单株。他蹲在地上，用那把被泥土磨得锃亮的钢尺量株高、数小穗，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。授粉的季节，我蹲在田埂上，看他用小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颖壳，将父本的花粉轻轻抖落在母本的柱头上，那神情专注得像在完成一场神圣的仪式。父亲常说：“育种的人，就是站在土地上的诗人。麦子是纸，汗水是墨，一年两年写一首诗，这首诗是要让乡亲们吃饱饭的。”那时的我并不完全理解这句话的分量，但父亲裤脚上的泥点、掌心的厚茧、台灯下沙沙作响的田间记录本，却像种子一样，深深地埋进了我的少年记忆里。

三十载风雨兼程，父亲的心血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。他选育的小麦品种，都有着带着家乡印记的名字——从早年的商麦5号、7号，到后来的商麦12号、商麦5226、商麦1619……商麦5号穗大粒饱，抗锈病能力极强，在阴雨多的年份照样稳产；商麦7号早熟高产，特别适合商洛的山旱塬地，让许多坡耕地告别了广种薄收的历史；商麦12号磨出的面粉白度高、面筋强，乡亲们说蒸出来的馒头格外暄腾；而商麦5226和商麦1619更是以突出的抗旱性、丰产性和优良品质，成为旱作地区农民争相种植的当家品种。父亲共育成小麦新品种8个，其中3个通过审定，研究成果获得陕西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、商洛市科学技术一等奖等多个奖项。这些凝聚着他毕生心血的麦种，早已播撒到秦岭山外，累计推广种植为农民增收超过三亿元。他的名字，和小麦一起，种在了千千万万农民的心里。乡亲们提起他，总爱用浓浓的商洛口音说：“于老师，那可是咱商洛山里的袁隆平！”有一年暑假，父亲带我到乡下看商麦5号的推广效果，一位老农攥着他的手说：“于老师，你给咱弄的这麦种好哇，一亩地硬是多打百十斤，一家人的口粮就宽裕了！”父亲笑得腼腆，那笑容里有满足，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圣光彩。回家的路上，他告诉我：“农业科技工作者的论文，不是写在纸上的，是写在大地上的。老百姓的饭碗里，就有我们最真实的成果。”这句话，后来成了我从事科研与教学最根本的信条。

2003年，我十八岁，从商洛出发去省城读大学。临行前，父亲还在试验田里记录育种数据，我站在田埂上，望着秦岭上空的星河，暗暗许下心愿：学成之后，一定要回到这片父亲用一生耕耘的土地上。大学四年，我沉浸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的世界里，那些分子结构和反应方程式，在我眼中是另一种肥沃的土壤。本科毕业后，我继续在省城攻读应用化学专业的硕士学位，在精密仪器闪闪发光的实验室里，我总会想起父亲那把磨得锃亮的旧尺子，想起他在田间地头用牙咬麦粒判断硬度的情景。科学的方法在更新，研究的深度在拓展，但那份“让知识扎根泥土、用专业服务乡亲”的初心，却一刻不曾改变。

就读期间，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2005年，陕西省商洛农业学校与商洛师范专科学校正式合并。2006年，经教育部批准，合并后的学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，正式更名为商洛学院，实现了从专科到本科的历史性跨越。父亲在电话里声音有些激动：“咱们的学校，现在也是本科院校了！”那一刻，我仿佛看见家乡的校园里，那堵曾经横亘的矮墙被推倒，一条崭新的大道铺展开来，而父亲和他的同事们站在新挂的校牌下，眼角闪着光。

2011年，我硕士毕业，面对省城几家单位的工作邀请，我没有犹豫，回到了那个父亲播撒种子的地方，回到那所刚刚升格为本科、正蓬勃生长、急需年轻力量的母校。接到商洛学院人事处的录用电话时，我的心像归巢的鸟儿一样安定下来。那年秋天，我终于以教师的身份，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。报到那天，我看到父亲仍然在他的试验田里忙碌，田里种着商麦系列的新品系，几个学生正蹲在田边记录数据，那专注的姿态像极了年轻时的父亲。化学实验楼里，通风橱、高效液相色谱仪、原子吸收光谱仪一应俱全，我即将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教学与科研生涯。

回到家乡的母校，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终点，恰恰是我新一轮成长的起点。在学校的支持和鼓励下，我在职攻读材料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。那是一段白天上课带实验、夜晚研读文献写论文的日子，辛苦却无比充实。我的博士课题聚焦于秦岭矿产资源的绿色利用，用材料化学的手段对商洛的尾矿、矿渣进行高值化转化，让这些曾经被当作废弃物的东西变成建筑材料与光催化剂。每一次从学校实验室奔赴全国各地参加学术研讨，我都带着商洛的矿石样本；每一次回到讲台，我又把最前沿的科研动态带给我的学生。几年的在职读博经历，不仅让我获得了博士学位，更让我把科研的根须更深地扎进了商洛的山水之间。我从一名青涩的助教逐步成长为副教授，亲历并参与了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。昔日长满荒草的河滩地，建成了宽敞现代的丹江校区。工作中，我继续对尾矿、矿渣进行高值化利用研究，也会带着学生用仪器测试“商麦”系列的面筋指数和微量元素，为良种选育提供理化数据支持。每当分析报告出来的那一刻，我总觉得父亲的尺子和我的仪器正做着同一件事——用最适合这片土地的节奏，让它生长出更饱满的希望。

岁月不居，人生易老。如今，父亲已年过花甲，两鬓斑白，那双育种的手爬满了老茧。我曾以为，退休后的他该歇一歇了，可他依然每天出现在试验田里，仿佛那片麦子是他永远离不开的老朋友。父亲曾说，自己能听见麦子的呼吸——拔节时清脆、灌浆时沉缓、成熟时安详，每一种声音都是土地最诚实的语言。有人问他：“于老师，您退休后干啥？”他憨厚地笑笑：“还是弄我的小麦么，地头走走，心里舒服。农民说起商麦5226、商麦1619抗旱强、产量高、品质好，我觉得再累也值了。”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把生命融入小麦的人，一个至今仍在用苍老的双手为这片土地写诗的老人。

如今，商洛学院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兼程。五十年前，父辈们在简陋的校舍和几亩试验田里奠基创业，把“耕读传家”的精神镌刻进学校的血脉；五十年后，一批又一批年轻的学子从秦岭深处走向四面八方，而像我一样选择回来并在这片土地上不断成长的人，也正在用现代科技与传统情怀，为母校注入新的活力。父亲依然守护着他的试验田，我也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耕耘着。两代人的接力，还在继续。这只不过是这所学校五十年长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，可它折射出的，正是商洛学院一以贯之的品格：质朴、坚韧、扎根大地、生生不息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何其有幸，我能以子女和建设者的双重身份，与父亲并肩站在这片家园里，共同亲历五十华诞的荣光。祝福您，我的商洛学院，愿您如丹江之水绵长，如秦岭之松长青；也愿这所校园里每一粒饱含希望的种子，都在时代的春风里，长成遮天蔽日的森林。

（作者系我校化材学院教师）



丹江

谢豪 摄

风雨兼程五十载·文艺特件

八版责任编辑/校对：陈佳乐

地址：商洛市商州区北新街10号　邮编：726000　电话：0914-2329406　网址：www.slxy.cn　印刷：商洛日报社印刷厂